

©2017 by Centre for Advanced Biblical Studies and Application Ltd.

自序 All Rights Reserved

不經不覺，完成「篤信力行」講座已逾半載。這段日子以來，香港社會發生的事情，好像愈來愈跟講座的主題——「被擄」呼應。誠然，這是香港人的悲哀與不幸。

要一一細說嗎？也許，一切盡在不言中……不是嗎？我們生活的地方，已經變得愈來愈陌生。昔日在書本上讀到「禮樂崩壞」四字，近年絕對可以用發生在香港各種荒誕之事作註腳。不要說管治問題了，更嚴重的是，香港在價值與制度層面的變化及沉淪，已令每一個生於斯，長於斯的香港人感到極度痛心。

作為香港人，基督徒，信仰群體，基督教在此時此地可以作甚麼？或者，在回答這問題前，我們先要問，我們如何認識與理解當下的變化，並在其中自處與安身？

順著各種困擾與掙扎，回到希伯來聖經的文本世界，發現昔日的經文仿佛仍然在跟我們說話。以色列民面對的民族與信仰的危機，豈不正是當下香港人同樣經歷的考驗與挑戰？「被擄」的創傷，以及對「歸回」的盼望，既是昔日以色列民的真實經驗，也是跟此時此地香港基督徒說話……

©2017 by Centre for Advanced Biblical Studies and Application Ltd.

xxxiv

被擄的記憶

All Rights Reserved

民怨哀歌，不僅是被擄時期的集體記憶，更成為信仰與神學更新的契機，並且支撐著整個民族走過那漫長的黑暗時代。對於真真實實地活在黑暗隧道的香港人，何時才走畢這看似無盡的黑暗？夜盡天明的一日，還要等待多長的日子？

香港教會真的進入了「被擄」的時代？這是危言聳聽嗎？沉醉於偽裝盛世之中的人，會認為這根本是庸人自擾。敢問，裝睡的人真的不可以被喚醒嗎？

港人在經歷各種衝擊後，是否有所覺醒？還是醒覺後更感無力？有人曾認真地跟我說，我們是無法改變這局面的，既然如此，倒不如接受現實，並在其中盡量爭取最大的空間。你現在這樣，只會失去所有的機會，何不珍惜？

自省過後，繼續下去，前路如何？我承認並沒有答案……真的有用嗎？也許真的沒有！但歷史與記憶仍是我們不能遺忘的，身份與主體也是我們不能被奪去的，唯有這樣，我們才能在被擄中見到異象，領受使命……

決心！還有嗎？堅持！還不是一廂情願的自我安慰？我只想起，如果沒有信仰，以色列民族能否熬過「被擄」的漫長歲月？身處「被擄」之中的香港基督徒，信仰能否成為我們的使命，並賦予盼望、勇氣與力量？在舊約與當下的被擄記憶與經驗之間穿梭，我們又如何，在困惑與張力中，為「選民」與「遺民」的雙重身份定位，並懷著堅強信念，迎向黑暗？

在此，容許我引述 2016 年 9 月為「使命公民運動」的「Go Pray 為香港行禱」撰寫的一篇禱文：

我們在維多利亞港邊，
坐在那裏，追想香港，就哭了。 在一排洋紫荊中，我們掛上我們的結他。擄掠我們的在那裏要我們唱歌；搶奪我們的要我們為他們作樂：「給我們唱一首愛黨的歌吧！」我們怎能在我城唱紅歌呢？

上主，香港正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
近年的發展，令許多人感到心傷，
可是，仍有不少人輕忽醫治我城百姓的創傷，
說：「平安了！平安了！」
其實沒有平安。
他們行可憎之事，應當羞愧；

©2017 by Centre for Advanced Biblical
Studies and Application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xxxvi

被擄的記憶

然而他們卻一點也不覺得羞愧，
又不知羞恥。

今天，在這是非顛倒、謊言充斥、指鹿為馬的世代，
仍要尋求良善嗎？
當許多人說，存活之道，在乎尋求邪惡時，
懇求上主，讓我們在今天仍堅守信念，心存盼望：
惟願公平如大水滾滾，
公義如江河滔滔。

願耶和華為我城行大事！
耶和華啊，求你使這些被擄的心歸回，
流淚撒種的，必歡呼收割！
那帶種流淚出去的，
必歡呼地帶禾捆回來！

上主，到那日，你親自擦去我們一切的眼淚；
不再有撕裂，
也不再有悲哀、哭號、痛苦，
因為先前的事都過去了。
那位坐在寶座上的說：「看哪，我把一切都更新了！」
(參詩一百三十七、耶六、摩五、詩一百二十六、
啓廿一)

**©2017 by Centre for Advanced Biblical
Studies and Application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自序 xxxvii

如是我禱，如是我信……

最後，要說一些感謝的話。回想預備講座的日子，幾乎是「夙夜匪懈」，誠恐有負所託。同時，也曾懊惱不已，為何竟闖進非一己專長的領域？面對沉重的壓力，只得加倍努力來預備。當時，我基本上是將三講的講稿都寫好。坦白說，自己的舊約根底有限，印象中只是很多年前修過一門「舊約概論」，如今竟要處理「被擄」這個課題，真是有點不自量力。每次我想起歷屆的講員時，內心都感到不配。何德何能？但這卻給予我機會，讓一位香港基督徒能夠從「被擄」的經驗中，對此時此地作出信仰反省。

感謝謝品然教授、李均熊博士、莫鉅智博士。三位舊約學者或提供資料、或為講稿提出意見，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謝。當然，所有的文責仍由本人負起。感謝研道社願意出版本書，編輯李潔婷小姐及夏喜誠小姐的努力，使本書在短時間內得以出版。感謝三位牧師（袁天佑、葉敬德、謝品然），願意為本書賜序。感謝浸會大學校牧葉敬德博士，我不知為何他會邀請我擔任第十屆

©2017 by Centre for Advanced Biblical
Studies and Application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xxxviii 被擄的記憶

「篤信力行」講座的講員，這是我莫大的榮譽。袁牧師是我在 1985 年決志後，所參與教會的主任牧師。感謝他近年為香港發出的聲音。至於品然兄，一位從大馬來港的聖經學者，時常提醒我們聖經與時代的關係。相交四分一個世紀，他對香港的關愛，更甚於不少香港人。本書的名稱，便是跟潔婷再三討斟酌後，由他敲定的。再次謝謝清華大學美術學院的島子老師，允許及授權使用「先知」、「哭牆」、「不死的自由之鳥」及「先知之翅」四幅水墨畫作本書的封面及插畫。島子老師擅長「聖水墨」，讓我們在凡俗中窺見神聖臨在。這也許是我們需要學習持守的。

仍記得在講座前夕，竟感染風寒，久咳不癒，聲音沙啞。當時收到許多代禱慰問，甚至奉上各種潤喉開聲良方妙藥，實在令我感動不已。感謝每一位弟兄姊妹的支持與關愛（其中不乏是不認識者），領受諸般厚愛，心知不配，我只能將之視作上主慈恩臨在。

末了，將本書送給我的家人。2016 年是我與愛妻戴妍結婚廿五年的日子。沒想到，銀禧婚盟之日，卻遭

©2017 by Centre for Advanced Biblical
Studies and Application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自序 XXXIX

逢被擄之時。少年時讀林覺民〈與吾妻訣別書〉，感覺很浪漫。當你真的活在亂世之中，便不得不佩服林覺民與陳意映夫妻倆，再想到劉曉波與劉霞，更感痛心……同行人生三十載，現在只期望在退休之日，可以退隱田園，執子之手，與子偕老。這會是太奢侈嗎？十年後能夠有這片桃花源嗎？灝志、述志已非孩童，盼望在這動盪世代，你們仍願意「持守純正」（伯二3），「不從惡人的計謀，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傲慢人的座位」（詩一1）。

邢福增

2016 年 11 月 30 日

銀禧婚盟之日

2017 年 6 月 30 日

香港主權移交 20 年前夕修改

©2017 by Centre for Advanced Biblical
Studies and Application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第一章

歷史與記憶的被擄



島子：哭牆（2007）

一、解題

感謝浸會大學校牧處的邀請，能夠擔任第十屆「篤信力行」講座的講員，是我莫大的榮幸，當然，這也帶給我無比的壓力與挑戰。

記得去年（2015 年）3 月間收到葉敬德校牧的邀請，我考慮及猶豫了一段時間後便答應他。心裏想時間還多，可以慢慢準備。沒想到，轉眼便到 12 月，接連收到關於講座主題及分題的催促。當時真的沒有頭緒，一直在為此苦惱。後來，終於在 12 月中提交了講題「被擄到巴比倫」。這講題原本是我在夢中想到的。所謂「日有所思，夜有所夢」，有一晚，我在夢境中見到自己在演講，這時突然有一本書的題目在夢裏浮現，就是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的文集其中一篇文章〈教會被擄到巴比倫〉。¹當下突然從夢中醒來，頓然略有所悟，便決定以「被擄到巴比倫」為題。我記得，發夢當日曾閱讀一些資料，提及馬丁路德這本書，當時也沒有在意，因為只是不經意的瀏覽。沒想到，這文章的名稱，竟會在夢裏出現，並成為浸會大學第十屆「篤信力行」講座的主題。

2017 年是馬丁路德在德國維滕貝格城（Wittenburg）教堂大門張貼《九十五條論綱》（亦稱為《關於贖罪券的意義及效果見解》〔*Disputatio prodeclaratione virtutis indulgentiarum*〕）的 500 週年紀念，路德在 1520 年寫這書時，其實是以「以色列被擄至巴比倫」的歷史來借喻當時的羅馬教廷將教會擄去。相信正是路德對這種被擄狀態的不忿，促使他於 1517 年 10 月 31 日張貼了著名的《九十五條論綱》，揭開了宗教改革的序幕。

在本書中，我同樣會以「巴比倫」作為隱喻（metaphor）。當然，我所關心的，是此時此地的香港與香港教會，能否從以色列的「被擄」歷史中，得到怎樣的啟迪。或許你會問，此時此地來談論被擄，那我所指的「巴比倫」又是甚麼？著名的舊約學者布魯格曼（Walter Brueggemann），在他的一本著作（*Out of Babylon*, 2010）中，將公元前六世紀的希伯來世界與二十一世紀的美國作一對照，富有想像地以「帝國權勢」來剖視巴比倫與美國兩大霸權勢力（hegemonic power），他關心的問題是當前美國基督徒如何從猶太人

的被擄經驗中，學習在帝國權勢中掙扎，建立自己的獨特身份 (peculiar identity)。² 因此，我關心的問題也是：此時此地的香港基督徒，如何面對當下的帝國權勢，並在被擄的經驗中，尋索及建立自己的獨特身份與使命。

我無意以上天的報夢來神聖化我的講題，我只是是一位活在帝國邊陲的香港基督徒，為此時此地作處境思考。三一上主總是以祂奇妙的方式，來回應人的禱告。馬丁路德的〈教會被擄到巴比倫〉，進入了我的潛意識內，跟我身處的處境產生互動，成為了這次「篤信力行」講座的主題。

談及「被擄」(exile)，當然會跟「歸回」(restoration) 有密切關係，這亦是一種從「權勢」(power) 中得「釋放」(liberation) 的過程。我嘗試從三個不同層面，藉三章的內容將以上提及的表述，作為此時此地的香港基督徒，廁身於帝國權勢之下，正正面對著三種關係密切又互為影響的被擄：一、歷史與記憶的被擄；二、身份與主體的被擄；三、使命與異象的被擄。我們應如何走上一條歸回之路？我們是否仍有得釋放的盼望？

二、「被擄」的歷史與神學

讓我們一同回到希伯來的歷史及文本世界去重構「被擄」。在以色列民族的歷史上，被擄事件對整個民族的發展，可謂影響深遠。

關於被擄時代³

打從大衛建立王國，以色列的歷史進入新的階段，後來所羅門王建聖殿，更標誌著王國歷史的高峰。土地、王朝、聖殿成為耶和華賜福予其選民，實現應許的標記。不過，王國的盛世，沒法掩蓋其面對內憂外患的事實。內憂導致了在公元前 931 年王國的分裂（北國以色列和南國猶大），而外患則暴露了王國的命運，北國和南國一直處於鄰近的埃及、亞述及巴比倫三大帝國的夾縫之中。先是公元前 722 年，亞述征服了北國以色列十個支派，到公元前 612 年，新巴比倫帝國（Neo Babylonian Empire）攻陷亞述首都尼尼微，亞述王逃亡，企圖得到埃及的援手。公元前 609 年，南國猶大的約西亞欲攔阻埃及軍北上援助亞述，在米吉多戰役陣

亡。猶大國民立約哈斯為王，但旋即被埃及王所廢，改立約雅敬取代為王（參王下二十三 28~37）。

新巴比倫帝國迅速崛起，在公元前 605 年將原屬埃及的猶大國一帶土地吞併為巴比倫的屬國。⁴ 公元前 602 年，約雅敬王趁著埃及與巴比倫戰爭，叛離巴比倫。公元前 597 年，約雅敬去世，兒子約雅斤繼位。翌年，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揮軍攻入耶路撒冷，將約雅斤王、王后及首領等擄到巴比倫，史稱第一次被擄（First Exile / First Deportation）。際此亂局，西底家王在耶路撒冷即位。公元前 587 至 586 年，西底家叛離巴比倫。巴比倫軍再次攻入耶路撒冷，拆毀聖殿及城牆，西底家王被擄往巴比倫。巴比倫將巴勒斯坦地各省合併為一個行省，並立基大利為猶大省長。史稱第二次被擄（Second Exile / Second Deportation）。

經歷兩代被擄，以色列民在亡國後被逼遷徙（forced migrations）到不同地區，開始了離散（diaspora）或流亡的日子。被擄群體分佈在三個不同的地域：首先是指兩次被擄到巴比倫者，接著是指部分移居到埃

及的以色列民。最後，是指留在原地的巴勒斯坦地者（Palestinian）。最後的一群體雖然身在故土，但由於國破家亡，在帝國殖民統治下，亦可稱為被擄群體。⁵

公元前 561 年，尼布甲尼撒離世，巴比倫國勢一落千丈。公元前 539 年，波斯帝國征服巴比倫，翌年古列王下諭，准許猶大人歸回故土，象徵著被擄巴比倫時代（Babylonian Exile）的終結。不過，以色列民被容許回歸故土，甚至開始重建聖殿，卻不代表「被擄」時代的真正結束。巴比倫帝國雖然滅亡，但以色列民仍有一段日子，接續在波斯及希臘管治的世界下，過著流亡被擄的生活。⁶ 歸回故土的人，也許並不是真正而完全的歸回。

希伯來聖經的文本

列王紀下對第一次被擄作如下的記載：

那時，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的軍兵上到耶路撒冷，城被圍困。當他的軍兵圍困城的時候，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親自來到耶路撒冷。猶大王約雅斤和他母親、臣僕、王子、官員⁷一同出來，向巴比倫王投降。巴比倫王俘擄了他，那時是巴比

倫王第八年。巴比倫王把耶和華殿裏和王宮裏一切的寶物從那裏拿走，又把以色列王所羅門所造耶和華殿裏一切的金器都毀壞了，正如耶和華所說的。他把全耶路撒冷眾領袖和所有大能的勇士，共一萬人，連同所有的木匠和鐵匠都擄了去，只留下這地最貧窮的百姓。他把約雅斤和他的母親、后妃、官員，以及這地的貴族，都從耶路撒冷擄到巴比倫去了，又把所有的勇士七千人，木匠和鐵匠一千人，全是能上陣的勇士，都擄到巴比倫去了。（王下二十四 10~16，和合本修訂版，全書同）

至於第二次被擄，則有更詳盡的記述：

西底家作王第九年十月初十，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率領全軍前來攻擊耶路撒冷，對城安營，四圍築堡壘攻城。城被圍困，直到西底家王十一年。四月初九，城裏的饑荒非常嚴重，當地的百姓都沒有糧食。城被攻破，士兵全都在夜間從靠近王的花園、兩城牆中間的門逃跑……迦勒底人就拿住王，帶他到利比拉的巴比倫王那裏；他們就判他的罪。他們在西底家眼前殺了他的兒女，挖了西底家的眼睛，用銅鏈鎖著他，帶到巴比倫去。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十九年五月初七，巴比倫王

的臣僕尼布撒拉旦護衛長進入耶路撒冷，他焚燒了耶和華的殿、王宮和耶路撒冷一切的房屋；用火焚燒所有大户人家的房屋。跟從護衛長的迦勒底全軍拆毀了耶路撒冷四圍的城牆。那時尼布撒拉旦護衛長將城裏剩下的百姓和那些投降巴比倫王的人，以及其餘的眾人，都擄去了。但護衛長留下一些當地最窮的人，叫他們修整葡萄園，耕種田地。耶和華殿的銅柱並殿內的盆座和銅海，迦勒底人都打碎了，把那些銅運到巴比倫去。他們又帶走鍋、鏟子、鉗子、勺子和供奉用的一切銅器；火盆和碗，無論金的銀的，護衛長都帶走了；還有所羅門為耶和華殿所造的兩根柱子、一個銅海和盆座，這一切器皿的銅多得無法可秤。這一根柱子高十八肘，柱上有銅頂，銅頂高三肘；銅頂的周圍有網子和石榴，也都是銅的。第二根柱子與此相同，也有網子。護衛長拿住西萊雅大祭司、西番亞副祭司和門口的三個守衛，又從城中拿住一個管理士兵的官，並在城裏所找到王面前的五個親信，和召募當地百姓之將軍的書記官，以及在城中找到的六十個當地百姓。尼布撒拉旦護衛長把這些人帶到利比拉的巴比倫王那裏。巴比倫王擊殺他們，在哈馬地的利比拉把他們處死。這樣，猶大人就被擄去離開本地。（王下二十五 1~21）

民族與信仰危機

毋庸置疑，被擄不僅是以色列民族一件重大的歷史悲劇，也對其民族宗教—耶和華信仰，在神學思想上構成了重大的衝擊。

首先，「被擄」代表猶大王國的終結。從聖經文本可見，兩位猶大國的王（約雅斤及西底家）先後被擄至巴比倫，西底家更要承受剜目之禍；聖城耶路撒冷受到嚴重的摧殘，聖殿受到前所未有的蹂躪與掠奪，最後甚至被焚毀殆盡。不僅是君王，猶大國的領袖菁英，也一併被擄。留在耶路撒冷的，基本上只有最貧窮、沒有技能的百姓。猶大王國可以說是以最羞辱的方式被瓦解。被擄者要在巴比倫帝國過著流亡的日子，留在耶城及故土的，同樣要活在巴比倫的殖民統治之下。以色列民族要面對從未經歷過的國破家亡、流離失所，並承受其中的痛苦。當然，有學者指出，被擄到巴比倫的人並不是過著奴隸般的生活，或成為階下囚，相反，他們甚至擁有一定的自由與生活空間，部分甚至在異地積蓄財富。⁸不過，這仍不能否認以色列民內心遭受亡國之苦，並重大心理創傷。

不少學者均指出，「被擄」帶來國破家亡、流徙異邦之痛，同時也是以色列民在宗教或神學思想上的重大衝擊。首先，在以色列歷史上三個具象徵意義的標記：土地、國王及聖殿，均淪入帝國手上，甚或被毀。這三者均是耶和華同在的標記，代表其與以色列民間的獨特關係：土地是耶和華所賜的應許之地，大衛王權（Davidic Kingship）亦體現了耶和華與選民的約，而聖殿不僅是耶和華臨在之所，更是建立耶和華信仰的宗教與祭祀中心。被擄意味著三者均成過去，土地被佔是失去自己擁有主體的地方、國王被擄即失去政治上的自主、聖殿被毀更代表耶和華信仰失去了活動的中心。這一切，均殘酷地說明，耶和華已棄絕跟其選民的約（表面上），以色列民不再是耶和華的選民，這是被擄經驗帶來真實的信仰與神學思想上衝擊。⁹

再者，這神學思想上的衝擊，是一種根本性的挑戰，具有前所未有的顛覆性。克萊恩（Ralph W. Klein）形容，舊有的象徵體系（old symbol systems）與舊有的制度（old institutions）頓時失效。處於這種與上主關係的離異的迷失之中，以色列民看不見他們的將來。¹⁰

難怪不少學者以災難（disaster）、創傷（trauma）、災禍（catastrophe）來形容被擄。¹¹

此時此地的香港

昔日以色列民的被擄經驗，跟此時此地的香港，到底有甚麼相干？

首先，以色列民的被擄，本質上就是一種被帝國殖民的經驗。有學者從後殖民（postcolonial）的角度來解讀耶利米書時指出，後殖民理論強調帝國權勢除了使用武力外，也企圖藉不同的原則與制度，來宰制被統治者的思想。從以色列民族的歷史看，以色列及猶大國一直在毗鄰幾個強大帝國的夾縫下求存。希伯來聖經便蘊含著豐富的素材，反映其如何跟帝國抗爭及協調，藉此顛覆及抵抗帝國權勢。¹² 同樣，香港自 1841 年起被清廷割讓給大英帝國後，擁有 160 多年被殖民的經驗，至 1997 年才結束。

不過，香港在英國殖民主義完結後，並不像其他殖民地般，走上領土主權上的獨立，卻要「回歸」中國。

早於 1997 年之前，不少人憂慮香港回歸後的命運。周蕾很早便問：香港所經驗的，是「一個被逼回歸『祖國』的後殖民地」，而這個「祖國」似乎與「以前的殖民者是同樣地透行帝國主義政策的」。¹³ 郭乃弘更直接指出，九七對香港而言，實質上是「再殖化」。¹⁴ 在「回歸」前或「回歸」初期，上述的觀點也許會被視為過份悲觀，但在主權移交二十年後的今天，對不少香港人而言，從大英帝國轉化到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建構的新中華帝國，壓根兒是一種「再殖民」或「新殖民」的歷程。香港基督徒是否承認也好，或是否作好預備，我們在一段相當的時間內，要跟中國這個帝國權勢交手。香港基督徒如何活在「被擄」之中，是我最近一直在思考的問題。

因此，我主要是從「被擄」的經驗中思考香港基督徒的身份與使命，我並不是要將整個被擄神學（*golah theology*）硬套進來解釋香港當下的處境。所謂被擄神學，其中一個重要的理解，就是「申典歷史」（*Deuteronomic History*）¹⁵ 所強調的，亡國被擄是耶和華對以色列民的懲罰與擊打，巴比倫是耶和華審判祂選民的工具。按布魯格曼（Walter Brueggemann）的觀

點，這無疑是被擄神學的主調，但他同時提醒我們，不要被這種「聖約制裁」(covenantal sanction)所局限，忽略了上主的忠誠(fidelity of God)比簡化的福禍計算更重要。¹⁶ 質言之，由於香港與上主之間，並沒有像以色列選民和上主有「聖約」的關係，故我無意簡化地宣稱，當前香港的問題，是我們犯罪的結果，同樣，中國也不應被單純理解為上主施行審判的工具。

我關心的是，以色列民如何藉被擄這嶄新且前所未有的處境與經驗來重整(reformulate)信仰。¹⁷ 「被擄」是一種全方位的生命顛倒，代表舊意義世界的失陷，其意義已遠超過地理上的離散與被擄，指涉了更廣泛的社會、道德、文化範疇。¹⁸ 筆者從布魯格曼的建議，提出三方面事情來檢視其構成的神學危機：一、對耶路撒冷建制(Jerusalem establishment)背後的選民意識形態的信心(confidence)；二、對上述意識形態失效的危機的否認(denial)；三、從否認到面對現實經歷的失望(despair)。¹⁹ 毋庸置疑，近年香港經歷的政治及社會巨變，特別是雨傘運動及其後一連串的事態發展，也是一種前所未有的處境與經驗，這性質不同於一般週期性的

變遷，在本質上更可被理解為一種「後殖民」或「再殖民」經歷下「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的衝擊，在整體社會的激烈震盪下，廁身其中的香港基督徒，跟很多香港人一般，同樣經歷信心的失墜，及其帶來的失望，甚至絕望。我們能否像昔日以色列民一樣，藉被擄而重整自己的信仰？

三、歷史與記憶的被擄

怎樣的歷史？仍有記憶嗎？

讓我們進入第一個主題，歷史與記憶的被擄。歷史與記憶是生命的一部分，也許，有人會認為這都是屬於「過去」的範疇，其實，歷史與記憶跟當下的現在，也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

歷史並不是單指那些在過去發生，並與當下我們無關的事情；相反，歷史包括了過去、現在、將來三個度向。過去的形塑決定了現在，而今天我們所作的，又密切影響著將來。我很喜歡用臺灣作家龍應台講的沙漠玫瑰，來說明歷史與現在的關聯。

有一次，龍應台的朋友從以色列回來，送她一朵沙漠玫瑰。雖曰玫瑰，其實是一種樣子枯乾的地衣。把它泡在水裏，第八天它會完全復活，但若將水晾乾的話，它又會回復枯乾的樣貌。於是龍氏便跟兩個兒子把這團乾癟的花盛於玻璃碗內，每天觀察它的變化。到第八天，當他們真的看見一個完整、豐潤飽滿、復活了沙漠玫瑰，三個人瘋狂地大叫出聲。這時，剛好有一位鄰居在旁，感到很奇怪，說：這是一把雜草，幹嘛這樣興奮呢？

龍應台的體會是：這位鄰居「看到的是現象的本身定在那一個時刻，是孤立的，而我們所看到的是現象和現象背後一點一滴的線索，輾轉曲折、千絲萬縷的來歷。」換言之，龍應台與孩子能夠欣賞「它」，是因為他們知道它的起點在哪裡。「知不知道這個起點，就形成我們和鄰居之間價值判斷的南轅北轍。」龍應台進一步說：「對於任何東西、現象、問題、人、事件，如果不認識它的過去，你如何理解它的現在到底代表甚麼意義？不理解它的現在，又何從判斷它的未來？」對「過去」的認識，便是尋索「歷史」的歷程，而歷史就是讓

**©2017 by Centre for Advanced Biblical
Studies and Application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CABSA Books | 聖經與公共生活叢書

普及系列

被擄的記憶

選民 + 遺民

作者 邢福增
文稿編輯 莫鉅智、夏喜誠、李潔婷
出版 研道社有限公司
聖經研究及應用中心
香港沙田火炭坳背灣街57-59號
利達工業中心7樓 703 室
電話：+852-2389-2378
傳真：+852-2389-2370
網址：www.cabsa.org
封面設計及製作 cabsapress.com
版次 2017年7月第一版第一刷

CABSA Books | The Bible and Public Life
Popular Series

Memories of the Exile: The Elected + The Remnant

Author Ying Fuk Tsang
Script Editor Michael Mok, Hesed Ha, Li Kit Ting
Publisher Centre for Advanced Biblical Studies and Application Ltd.
Unit 703, Leader Industrial Centre
57-59 Au Pui Wan Street, Fotan
Shatin, Hong Kong
Tel: +852-2389-2378
Fax: +852-2389-2370
Website: www.cabsa.org

Cover Design
& Production cabsapress.com

Edition First Edition, First Printing, July 2017

版權所有 © 2017 研道社：聖經研究及應用中心

Copyright © 2017 Centre for Advanced Biblical Studies and Application Limited

ISBN 978-988-14244-3-3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ortion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without written permission by the publisher.

©2017 by Centre for Advanced Biblical
Studies and Application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被擄的記憶 選民 + 遺民

本書修改自浸會大學第十屆「篤信力行」講座「被擄到巴比倫：權勢、歸回、得釋放」的講稿。全書以「被擄」為主線，建基於昔日以色列民族如何面對被擄的傷痛，並作信仰及神學重構的經驗，藉此回應主權移交以來香港社會的處境。此時此地的香港基督徒，如何面對當下的帝國權勢？歸回與得釋放仍是我們的盼望與力量嗎？昔日被擄的歷史，是否仍在向我們說話，提醒我們去面對：歷史與記憶；身份與主體；使命與異象？

Glocal* View | 觀點 + 意識

信仰觀念的公共轉向與全球價值
意識體系的複合思考。



研道社：聖經研究及應用中心

CABSA: Centre for Advanced Biblical Studies and Application